孔子編年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書始 ◄

孔子編年
卷一

► 卷二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四庫全書》

孔子之先宋人也。武王克商，以商遺民封紂之子武庚，以奉湯祀。及武庚以管蔡叛，成王命周公誅之，以紂之庶兄微子啟為商後，封于宋。微子啟卒，立其弟衍，是為微仲。微仲卒，子宋公稽立。宋公稽卒，子丁公申立。丁公申卒，子湣公共立。湣公共卒，弟煬公熙立。湣公長子曰弗父何，何之弟鮒祀弒煬公，以國授何，何弗受，鮒祀立，是為厲公。而何世為宋大夫。其曾孫曰正考父，考父之子曰孔父嘉，孔父生時所賜號也。子孫因以為氏。為華父督所殺，其子奔魯，始為陬人。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,以勇力聞于諸侯，晚求婚於顏氏。顏氏三女，季曰徵在，妻之，生孔子。

庚戌，魯襄公二十二年，孔子生於魯平鄉陬邑。初，徵在禱於尼丘之山而生孔子，故名之曰丘，字仲尼。為兒嬉戲，常陳俎豆，設禮容。及長，長九尺六寸，人皆謂之長人。

辛亥，魯襄公二十三年，年二。

壬子，魯襄公二十四年，年三。父叔梁紇卒，葬於防山。防山在魯東。

癸丑，魯襄公二十五年，年四。弟子秦商生。

甲寅，魯襄公二十六年，年五。

乙卯，魯襄公二十七年，年六。弟子顏路生。

丙辰，魯襄公二十八年，年七。

丁巳，魯襄公二十九年，年八。

戊午，魯襄公三十年，年九。弟子仲由生。

己未，魯襄公三十一年，年十。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，然明謂子產曰：『毀鄉校如何？』子產曰：『何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，其所善者吾則行之，其所惡者吾則改之，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，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，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止也。不如小決使道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然明曰：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。小人實不才，若果行此，其國實賴之，豈唯一二臣。』孔子聞是語也，曰：『以是觀之人，謂子產不仁，吾不信也。』

庚申，魯昭公元年，年十一。弟子漆雕開生。

辛酉，魯昭公二年，年十二。

壬戌，魯昭公三年，年十三。

癸亥，魯昭公四年，年十四。

甲子，魯昭公五年，年十五。魯叔孫穆子初辟僑如之難奔齊，及庚宗，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，生子曰牛。至齊，娶於國氏，生孟丙、仲壬。後穆子反魯，以牛為豎，有寵。牛拘孟丙，殺之。仲壬奔齊。穆子病，豎牛弗饋食而卒。豎牛立昭子而相之。仲壬聞喪至自齊。季孫欲立之，南遺曰：『叔孫氏厚則季氏薄，彼實亂家子，勿與知不亦可乎？』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，司宮射之，中目而死。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。昭子即位，朝其家衆，曰：『豎牛禍叔孫氏，使亂大從，殺適立庶，又披其邑將以赦罪，罪莫大焉，必速殺之。』豎牛懼，奔齊。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，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。孔子曰：『叔孫昭子不勞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：「為政者不賞私勞，不罰私怨」。』

詩云：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弟子閔損生。

乙丑，魯昭公六年，年十六。

丙寅，魯昭公七年，年十七。

丁卯，魯昭公八年，年十八。

戊辰，魯昭公九年，年十九。娶于宋之幵官氏。

己巳，魯昭公十年，年二十。伯魚生。昭公使人遺以鯉魚，孔子榮君之賜，因名之曰鯉，字伯魚。

庚午，魯昭公十一年，年二十一。

辛未，魯昭公十二年，年二十二。楚靈王汰侈，右尹子革侍坐，左史倚相趨過。王曰：『是良史也，子善視之，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。』對曰『：臣嘗問焉，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，王是以獲没於祗宮。臣問其詩而不知也。若問遠焉，其焉能知之？』王曰：『子能乎？』對曰：『能。』其詩曰：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，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，形民之力，而無醉飽之心。王揖而入，饋不食，寢不寐，數日，不能自克，以及於難。孔子曰：『古也，有志克已復禮，仁也。信善哉，楚靈王若能如是，豈其辱於乾谿？』

楚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，及之。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：王事也，子手弓而可手弓，子射諸？射之，斃一人，韔弓。又及謂之，又斃二人。每斃一人，揜其目，止其御，曰：朝不坐，燕不與，殺三人，亦足以反命矣。孔子曰：『殺人之中又有禮焉。』

壬申，魯昭公十三年，年二十三。

癸酉，魯昭公十四年，年二十四。晉邢侯與雍子争鄐田，久而無成。士景伯如楚，叔魚攝理。韓宣子命斷舊獄，罪在雍子。雍子納其女於叔魚，叔魚蔽罪邢侯。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。宣子問其罪於叔向，叔向曰：三人同罪，施生戮死可也。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，鮒也鬻獄，邢侯專殺，其罪一也。已惡而掠美為昏，貪以敗官為墨，殺人不

忌為賊。夏書曰：昏墨賊殺，皋陶之刑也，請從之。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。孔子曰：叔向，古之遺直也。治國制刑不隱於親，三數叔魚之惡，不為末減。曰：義也，夫可謂直矣。平丘之會，數其賄也，以寬衛國，晉不為暴，歸魯季孫，稱其詐也。以寬魯國，晉不為虐。邢侯之獄，言其貪也，以正刑書。晉不為頗，三言而除三惡，加三利，殺親益榮，猶義也夫。

母顏氏卒。孔子少孤，不知父墓，乃殯其母於五父之衢，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。其慎也，盖殯也。問於陬曼父之母，然後得合葬於防。

甲戌，魯昭公十五年，年二十五。孔子合葬母於防，曰：吾聞之，古也墓而不墳，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，不可以弗識也。於是封之，崇四尺。孔子先反。門人後，雨甚。至，孔子問焉，曰：爾來何遲也？曰：防墓崩。孔子不應，三，孔子泫然流涕，曰：『吾聞之，古不修墓。』〈案孔子弱冠而有弟子，其天縱與？然即便天縱，而俗人豈知之？徒有忠信，而世人豈知之？蓋當時禮樂雖壞，猶有存焉。若今日少年初出，人盡好為之師，而莫能有以思之也。〉

乙亥，魯昭公十六年，年二十六。孔子母喪既祥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，十日而成笙歌。

丙子，魯昭公十七年，年二十七。郯子来朝，昭公與之宴。昭子問焉，曰：少皞氏鳥名官，何故也？郯子曰：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雲紀，故為雲師而雲名。炎帝氏以火紀，故為火師而火名。共工氏以水紀，故為水師而水名。大皞氏以龍紀，故為龍師而龍名。我髙祖少皞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故紀於鳥，為鳥師而鳥名。鳳鳥氏，歷正也。玄鳥氏，司分者也。伯趙氏，司至者也。青鳥氏，司啟者也。丹鳥氏，司閉者也。祝鳩氏，司徒也。鴡鳩氏，司馬也。鳲鳩氏，司空也。爽鳩氏，司冦也。鶻鳩氏，司事也。五鳩，鳩民也者。五雉，為五工正，利器用，正度量，夷民者也。九扈為九農正，扈民無淫者也。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，乃紀於近。為民師而命以民事，則不能故也。孔子聞之，見於郯子而學之。既而告人曰：吾聞之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，猶信。遂之郯，遭程子於塗，傾蓋而語終日，甚相親。顧謂子路曰：取束帛贈先生。子路屑然對曰：由聞之，士不中間見，女嫁無媒，君子不以交禮也。有間，又顧謂子路。子路又對如初。孔子曰：由，詩不云乎？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今程子，天下賢士也。於斯不贈，則終身弗能見也。小子行之。

丁丑，魯昭公十八年，年二十八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蓋觀者如堵墻。射至於司馬，使

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：賁軍之將，亡國之大夫，與為人後者不入，其餘皆入，蓋去者半，入者半。又使公罔之裘、序點揚觶而語。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：幼壯孝弟，耆耋好禮，不從流俗，脩身以俟死者，不在此位也。蓋去者半，處者半序。點又揚觶而語曰：好學不倦，好禮不變，旄期稱道不亂者，不在此位也。蓋僅有存者。

戊寅，魯昭公十九年，年二十九。在魯。弟子冉求、商瞿、梁鱣生。

己卯，魯昭公二十年，年三十。在魯。齊景公與晏嬰來，適魯景公，問孔子曰：昔秦穆公國小處辟，其霸何也？對曰：秦國雖小，其志大。處雖辟，行中正。身舉五羖，爵之大夫，起纍紲之中，與語三日，授之以政，以此取之，雖王可也。其霸，小矣。景公說。〈案此孔子議政之始，而所言端在舉賢。〉

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縶。齊豹將殺公孟縶，宗魯知而弗告，及難作，死之。琴張將往弔之。孔子曰：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，女何弔焉？君子不食姦，不受亂，不為利，疚於回，不以回待人，不蓋不義，不犯非禮。

齊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，不進。公使執之，辭曰：昔我先君之田也，旃以招大夫，弓以招士，皮冠以招虞人。臣不見皮冠，故不敢進。乃舍之。孔子曰：守道不如守官，君子韙之。

鄭子產有疾，謂子大叔曰：我死，子必為政，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翫之，則多死焉。故寬難。疾數月而卒。大叔為政，不忍猛而寬。鄭國多盜，取人於萑苻之澤。大叔悔之，曰：吾早從夫子，不及此。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，盡殺之。盜少止。仲尼曰：善哉。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詩曰：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，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，施之以寬也。毋從詭隨，以謹無良，式遏寇虐，慘不畏明，糾之以猛也。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，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不競不絿，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，百祿是遒，和之至也。及子產卒，孔子聞之出涕，曰：古之遺愛也。

弟子高柴、巫馬施生。

庚辰，魯昭公二十一年，年三十一，在魯。魯有儉嗇者，瓦鬲煮食食之，自謂其美，盛之土型之器，以進孔子。孔子受之，歡然而悅，如受太牢之饋。子路曰：瓦甒，陋器也。

羹食，薄膳也。夫子何喜之如此乎？子曰：夫好諫者思其君，食美者念其親，吾非以饌具之為厚，以其食厚而思我焉。

弟子端木賜生。

辛巳，魯昭公二十二年，年三十二，在魯。魯人有獨處室者，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。夜暴風雨至，嫠婦室壞，趨而託焉。魯人閉户而不納，嫠婦自牖與之言：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？魯人曰：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，今子幼吾亦幼，是以不敢納爾也。婦人曰：子何不如柳下惠然？嫗不逮門之女，國人不稱其亂。魯人曰：柳下惠則可，吾固不可，吾將以吾之不可，學柳下惠之可。孔子聞之曰：善哉。欲學柳下惠者，未有似於此者。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，可不謂智乎？

壬午，魯昭公二十三年，年三十三，在魯。

癸未，魯昭公二十四年，年三十四。魯大夫孟僖子將死，召其大夫而屬之曰：禮，人之幹也。無禮，無以立。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，聖人之後也，而滅於宋。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，及正考父佐戴武宣，三命茲益共，故其鼎銘云：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饘於是，粥於是，以餬余口。其共也如是。臧孫紇有言曰：聖人有明德者，若不當世，其後必有達人。今其將在孔丘乎？我若獲没，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，使事之而學禮焉，以定其位。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補過者，君子也。詩曰：君子是則是效。孟懿子可則效已矣。

南宫适問於孔子曰：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；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孔子曰：君子哉，若人。尚德哉，若人。孔子謂南宫敬叔曰：吾聞老聃博古知今，通禮樂之原，明道德之歸，則吾師也。今將往矣。對曰：謹受命。遂言於魯君曰：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，考禮樂之所極，斯大業也。君盍以乘資之？臣請與俱往。魯君予一乘車，兩馬，一豎子侍御。敬叔與俱至周，問禮於老聃，訪樂於萇弘，歷郊社之所，考明堂之則，察廟朝之度，於是喟然曰：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。

孔子將問禮於老聃。聃曰：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，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慾，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者，若是而已。孔子出，謂弟子曰：鳥，吾知其能飛。魚，吾知其能游。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罔，游者可以為

綸，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雨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？孔子觀周明堂，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，桀紂之象，而各有善惡之狀，興廢之誡焉，又有周公相成王，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。孔子徘徊而望之，謂從者曰：此周之所以盛也。夫明鏡所以察形，往古所以知今。人主不務襲迹於所以安存，而急急所以危亡，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，豈不惑哉？孔子觀周，遂入太祖后稷之廟。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，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曰：古之慎言人也。戒之哉，無多言，多言多敗。無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樂必戒，無行所悔，勿謂何傷，其禍將長；勿謂何害，其禍將大；勿謂不聞，神將伺人。焰焰不滅，炎炎若何？涓涓不壅，終成江河。綿綿不絶，或成網羅。毫末不札，將尋斧柯。誠能慎之，福之根也。口是何傷？禍之門也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好勝者必遇其敵。盜憎主人，民怨其上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；知衆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後之；温恭慎德，使人慕之；執雌持下，人莫踰之；人皆趨彼，我獨守此；人皆惑之，我獨不徙；内藏我智，不示人技；我雖尊高，人弗我害，誰能於此？江海雖左，長於百川，以其卑也。天道無親，而能下人。戒之哉！孔子既讀斯文也，顧謂弟子曰：小子識之。此言實而中情而信。詩曰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氷，行身如此，豈以口過患哉？〈此儒道之剖判也。道家避世自高，儒者入世自下。其載宗廟之銘，空非聖王真跡。若是，則是周之所以衰也。當天下禮崩樂壞，蠻夷猾夏之時，不思方伯御侮，而但以緘口自保，而東周果能保乎？〉

伯常騫問於孔子曰：騫固周之賤史也。不自以不肖，將北面以事君子。敢問正道宜行，不容於世；隱道宜行，然亦不忍。今欲身亦不窮，道亦不隱，為之有道乎？孔子曰：善哉，子之問也。自丘之聞，未有若吾子所問，辯且説也。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，聽者無察則道不入，奇偉不稽則道不信。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，制無度量則事不成，其政曉察則民不保。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，剛折者不終，徑易者則數傷，浩倨者則不親，就利者則無不弊。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，從輕勿為先，從重勿為後，見像而勿强，陳道而勿佛。此四者，某之所聞也。

孔子將去周，老聃問，送之曰：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，竊仁人之號，送子以言。曰：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。博辨廣大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為人子者，毋以有已；為人臣者，毋以有已。孔子自周反於魯，弟子稍益進焉。

甲申，魯昭公二十五年，年三十五。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。昭公率師擊平子。平子與孟氏、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。昭公師敗，奔於齊。齊處昭公乾侯，魯亂。

孔子適齊，中路聞哭者之聲，其音甚哀。孔子謂其僕曰：此哭哀則哀矣，然非喪者之哀矣。驅而前，少進，見有異人焉，擁鐮帶索，哭者不衰。孔子下車追而問曰：子何人也？對曰：吾丘吾子也。曰：子非喪之所，奚哭之悲也？丘吾子曰：吾有三失，晚而自覺，悔之何及。曰：三失可得聞乎？願子告吾，無隱也。丘吾子曰：吾少時好樂，周遍天下後還，喪吾親，是一失也。長事齊君，君驕奢，失士臣節不遂，是二失也。吾平生厚交，而今皆離絶，是三失也。夫樹欲静而風不停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往而不來者，年；不可再見者，親也。請從此辭也。遂投水而死。孔子曰：小子識之。斯足為戒矣。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。

孔子至齊，為高昭子家臣，欲以通乎景公。景公問政，孔子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景公曰：善哉。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是時景公失政，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，而公不悟，故孔子及之。它日又復問政於孔子。孔子曰：政在節財。景公説。孔子去齊，舍於外館。景公造焉。賓主之辭既接，而左右白曰：周使適至，言先王廟災。景公覆問：災何王之廟也？孔子曰：此必釐王之廟。公曰：何以知之？孔子曰：詩云皇皇上天，其命不忒。天之以善，必報其德，禍亦如之。夫釐王變文武之制，而作玄黄華麗之餚，宫室崇峻，輿馬奢侈，而弗可振也。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，以是占之為然。公曰：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？孔子曰：蓋以文武故也。若殃其身，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？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。俄頃左右報曰：所災者，釐王廟也。景公驚起再拜曰：善哉。聖人之智過人遠矣。

子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

乙酉，魯昭公二十六年，年三十六，在齊。齊高庭問於孔子，曰：庭不廣，交不擇地，攘袂而執贄，静氣以問事，君子之道，願夫子告之。孔子曰：貞以幹之，敬以輔之，施仁無倦，見君子則舉之，見小人則退之，去汝惡心而忠與之，效其行，脩其禮，千里之外親如兄弟。行不效，禮不脩，則對門不汝通矣。夫終日言，不遺已之憂；終日行，不遺已之患，唯智者能之。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，恭儉以避難者也。終身為善，一行則敗之，可不慎乎？

弟子樊須生。

丙戌，魯昭公二十七年，年三十七，在齊。吳延陵季子適齊。於其反也，其長子死，葬於嬴博之間。孔子曰：延陵季子，吳之習於禮者也。往而觀其葬焉。其坎深不至於泉，

其斂以時服，既葬而封，廣輪揜坎，其高可隱也。既封，左袒，右還其封，且號者三，曰：骨肉歸復於土，命也。若魂氣，則無不之也，無不之也。而遂行。孔子曰：延陵季子之於禮也，其合矣乎？

丁亥，魯昭公二十八年，年三十八。晉韓宣子卒。魏獻子為政，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，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。司馬彌牟為鄔大夫，賈辛為祁大夫，司馬烏為平陵大夫，魏戊為梗陽大夫，知徐吾為塗水大夫，韓固為焉首大夫，孟丙為孟大夫，樂霄為銅鞮大夫，趙朝為平陽大夫，僚安為楊氏大夫。謂賈辛司馬，烏為有力於王室，故舉之。謂知徐吾、趙朝、韓固、魏戊，餘子之不失職，能守業者也。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，以賢舉也。賈辛將適其縣，見於魏子。魏子曰：辛來，昔叔向適鄭，譖蔑惡欲觀叔向，從使之收器者而往，立於堂下，一言而善。叔向將飲酒，聞之曰：必譖明也，下執其手以上，曰：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，三年不言不笑，御以如皐，射雉獲之，其妻始笑而言。賈大夫曰：才之不可以已。我不能射，女遂不言不笑夫？今子少，不颺子，若無言，吾幾失子矣。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。遂如故。知今女有力於王室，吾是以舉女。行乎？敬之哉。毋墮乃力。孔子聞魏子之舉也，以為義，曰：近不失親，遠不失舉，可謂義矣。又聞其命賈辛也，以為忠，詩曰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忠也。魏子之舉也義，其命也忠，其長有後於晉國乎？

戊子，魯昭公二十九年，年三十九，在齊。晉趙鞅、荀寅帥師城汝濱，遂賦晉國，一鼓鐵以鑄刑鼎，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。孔子曰：晉其亡乎？失其度矣。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，卿大夫以序守之，民是以能尊其貴，貴是以能守其業貴。賤不愆，所謂度也。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，為被廬之法，以為盟主。今弃是度也，而為刑鼎，民在鼎矣。何以尊貴貴？何業之守？貴賤無序，何以為國？且夫宣子之刑，夷之蒐也，晉國之亂制也，若之何以為法？

弟子顏回、澹臺滅明生。

己丑，魯昭公三十年，年四十，在齊。弟子陳亢生。

庚寅，魯昭公三十一年，年四十一，在齊。齊大旱，春饑。景公問於孔子曰：如之何？孔子曰：凶年則乘駑馬，力役不興，馳道不脩，祈以幣玉，祭事不懸，祀以下牲，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。

辛卯，魯昭公三十二年，年四十二。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。晏嬰進曰：夫儒者，滑稽而不可軌法，倨傲自適不可以為下，崇喪遂哀，破產厚葬，不可以為俗。游説乞貸，不可以為國。自大賢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禮樂缺弛。今孔子盛容飾繁，登降之禮，趨詣之節，累世不能殫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，君欲用之，以移齊俗，非所以先細民也。後景公見孔子不敬，商其禮曰：待子以季氏，吾不能。以季孟之間待之。齊大夫猶欲害孔子。孔子聞之，欲去景公，亦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孔子遂行，反乎魯。

弟子公西華生。

壬辰，魯定公元年，年四十三，在魯。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朝，舒翅而跳，齊侯怪之，使使聘魯問孔子。孔子曰：此鳥名曰商羊，水祥也。昔童兒有屈其一脚，振迅兩肩而跳，且謡曰：天將大雨，商羊鼓儛。今齊有之，其應至矣，急告民趨治溝渠，脩隄防，將有大水為灾。頃之，大霖雨，水溢泛，諸國傷害民人，唯齊有備，不敗。景公曰：聖人之言，信有徵矣。

弟子有若生。